

中外经典作家

说教育

◎ 王意如 刘文荣 选编

中外经典作家

说教育

◎ 王意如 刘文荣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经典作家说教育 / 王意如, 刘文荣选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496-1437-0

I. ① 中… II. ① 王… ② 刘… III. ① 教育学—文集
IV. ① C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2807 号

中外经典作家说教育

选 编 / 王意如 刘文荣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封面装帧 / 陆震伟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960 1/16

字 数 / 580 千字

印 张 / 34.5

ISBN 978-7-5496-1437-0

定 价 / 68.00 元

■ 前 言

这是一部文集，汇集了中外诸多经典作家关于教育的言论。像这类书，其实坊间已有不少，为什么还要编一部呢？因为这一部更全面、更“经典”。说它更全面，是因为它不仅把古今中外囊括在内，还广涉各界，不仅仅是教育学家，更有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乃至宗教家，在此说教育；不仅仅是论文，更有散文、杂文、书信、演讲、访谈、考察报告等，应有尽有。说它更“经典”，是因为这里汇集的几乎全部是公认的经典作家的经典之论，这在其他同类书中也是不常见的。

不过，书总有篇幅之限，“全面”总是相对而言的。经过筛选，本书共收入了49位中外经典作家的70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分为两个部分——“外国篇”和“中国篇”。

把“外国篇”置于“中国篇”之前，是因为这里所说的教育，主要是指现代教育，而现代教育，通常就是指西方现代教育；中国现代教育，和世界上所有非西方国家一样，是从西方引入的，其源头不在本国，而在西方。

那么，西方现代教育又从何而来？毫无疑问，由西方近代教育演变而来，而西方近代教育，又源于西方古代教育。这从本书“外国篇”所收篇目中就可看出一个大概。

这部分共有30位外国经典作家的36篇文章，按年代排列，以示历史轨迹——最早的写于公元前5世纪，最晚的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时间跨度约2500年。这些作家的国籍分别是古希腊、古罗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美国和日本。

初看之下，有那么多国家，情况好像很复杂。其实不然，因为西方各国有一

个大同小异的文化背景，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教育，在各国自然也是大同小异的。但在西方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却有着巨大差异——这种纵向的文化差异，即构成西方文化的历史演变——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教育，自然也是如此。

不过，在说到西方教育的历史演变之前，先要说明一下：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时，教育所面对的无非是这样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教什么”，二是“怎么教”；也就是说，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时，人们对教育的思考，总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进行的。

那么，对这两个问题，西方最早的经典作家是如何思考的？这从本书所选的三位远古经典作家（即柏拉图、昆提良和普鲁塔克）的论述中即可看出。对于“教什么”，他们已大体确定了三方面的内容，即：德性的培养、知识的传授和身体的锻炼（这是后来西方教育把教学内容分为“德育”、“智育”、“体育”三大块的雏形）；对于“怎么教”，他们虽没有提出具体方案，但由于他们都重视德性的培养，所以也或多或少提出了一些看法，如柏拉图认为最好的教师是哲学家（因为他认为只有哲学家才知道“真理”，即对“理念世界”的感悟），昆提良认为学校教育优于私人教育（当时刚刚出现公立学校，昆提良是最早的办学人，因而被后人誉为西方学校教育的开创者）。

继古希腊、古罗马之后，我们知道，西欧经历了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直到15世纪才经由文艺复兴（15、16世纪）进入近代（17至19世纪）。中世纪是宗教时代，基督教统驭一切，其教育当然也只有宗教教育。如果说神甫在教堂里为教徒布道也是一种教育的话，那么当时正规的教育机构（前期的修道院和后期的神学院）则仅仅是为培养神职人员而设置的。虽然中世纪教育完全臣服于基督教，没有什么教育思想可言，但后来的西方近代教育却是直接从那里演变而来的。譬如，后来的教室和教师的授课方式就源自教堂和神甫的布道方式；最早大学就源自修道院和神学院，如巴黎大学的前身是巴黎修道院、牛津大学的前身是牛津神学院。

虽然形式上是中世纪的继承，但在文艺复兴期间，西欧的教育理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教育的“去基督教化”和“世俗化”。这和文艺复兴期间人们的生活理念变化是方向一致的。这一点，从本书所选蒙田的两篇随笔中即可看出。这两篇随笔都在谈教育，但其中几乎没有提到基督教，倒是不断

引证古罗马诗人的诗句。要知道,那些古罗马诗人都是异教徒!可见作者的用心所在。尤其是在《论对孩子的教育》一文中,他对“教什么”和“怎么教”都说得很详细,但就是不提对孩子的宗教教育。

此后,随着宗教改革,随着政教逐渐分离,贵族的影响力逐渐上升,教会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这样便开启了一个贵族时代,即17、18世纪。贵族时代的教育,当然是贵族教育。那时虽然已有为数不多的大学,但为贵族子弟开办的中小学更少,初等和中等教育基本上是私人教育(至于非贵族子弟,基本上无教育可言)。至18世纪中期,随着富裕平民(即许多教科书上所说的“资产阶级”)的人数逐渐增多,影响力逐渐增大,贵族制度和贵族特权便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其中,当然也包括贵族教育。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法国最为典型,因为自17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国宫廷和法国贵族一直是欧洲各国宫廷和贵族的楷模。然而,正是在法国,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对立也最为明显。我们知道,这种对立后来在18世纪末导致了法国贵族全面失势的法国大革命。不过,在此之前,包括法国贵族教育在内的法国贵族文化已经遭到诸多法国学者的严厉批判。这批法国学者,就是历史书上所说的“启蒙学者”,他们展开的文化批判运动,就称为“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就教育而言,可以说,西方近代教育理论最初就是在这场运动中提出来的。这不难理解:既然要批判传统的贵族教育,就要对教育有一套新的设想。实际上,几乎所有法国启蒙学者都谈论过教育。其中最早的是孟德斯鸠,影响最大的是卢梭。在孟德斯鸠于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导论里,有一章题名为“教育宗旨是与政体原则相适应的”。虽然他在这一章里说到了好几种和不同政体来适应的教育,但重点是最后提出的“共和政体中的教育”——这是他的理想,因为当时还不存在真正的共和政体。至于卢梭,他于1762年出版的《爱弥儿》一书,可说是近代教育论的“经典中的经典”。虽然卢梭贯穿于此书中的“返回自然”的思想未必被后人完全接受,但他在此书中提出的“人的三种教育”却为近代教育论奠定了基础。从此,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狭隘地谈论教育了;因为在卢梭那里,广义的教育包括“自然的教育”、“人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三种教育,而过去人们所谈论的教育,只是狭义的。

“人为的教育”。既然这样定义教育，“教什么”和“怎么教”当然也就要重新予以检讨，这就是卢梭教育论的革命性所在。

虽然法国在 17、18 世纪是欧洲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但它并非没有竞争对手。譬如，英国就是。我们知道，后来在 19 世纪，大英帝国终于胜过法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不过，在 18 世纪初，英国还处处不如法国，其中就包括教育。这一点，从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即可看出。写这本小册子的人，就是后来写《鲁滨孙漂流记》的丹尼尔·笛福。他的这本小册子里有一章是专谈教育的，取名为“关于学院”。在这一章里，他向英国国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法国国王在 17 世纪就建立“法兰西学院”作为统管学术、文艺和教育的专门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部和教育部），英国也应该建立“英格兰学院”；二是，要建立多所军事学院训练军官和士兵，否则，英法一旦开战，英军恐怕不是法军的手对手；三是，要建立女子学院，因为女人不受教育，很难成为优秀的母亲；没有优秀的母亲，也就没有优秀的儿子；而优秀的儿子，正是英国在和法国的竞争中必不可少的。可见，笛福在当时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而英国国王后来也确实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院，以提高全民素质；否则，英国是不可能在 19 世纪胜过法国的。

当然，除了英法，欧洲其他国家也有人在关注教育，尤其是到了 19 世纪——当时，西欧各国几乎都从君主制转向了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教育也从贵族教育转向了平民教育，即后来所说的“国民教育”。至于美国，原本就没有贵族教育，所以一开始关注的就是国民教育。

然而，尽管欧美各国都开始实行国民教育，对于国民教育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却可谓众说纷纭。因为这是新生事物，没有多少现存经验可供承袭。所以，当时产生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教育理论。

这从本书所选相关篇目中即可看出：譬如，在德国，晚年的康德出版《论教育》一书，提出“塑造论”，即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养成某些习惯，以此“塑造”其性格；大诗人席勒出版《审美教育书简》一书，提出“游戏说”，强调审美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家福禄培尔开办世界上第一家幼儿园，并出版《人的教育》一书，强调幼儿教育的重要性；还有哲学家叔本华，在其《论教育》一文中提出，经验是知识的前提，因而教育要以教育者的个人经验为前提（即后人所说的“实践出真知”）。在瑞士，教育改革家裴斯泰洛齐提出系统的教学法，以实施卢梭的教

育理念——“返回自然”；在意大利，被后人誉为“意大利独立运动之父”的马志尼出版《论人的责任》一书，其中“教育”一章提出了“全民教育”的理想（“全民教育”或“全民义务教育”，后来在英国最初实施，现已成为人类共识）。

此外，在19世纪后半叶，更有进化论教育思想的提出，而且其影响或许更为深远。最初提出这种教育思想的人是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他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和积极宣传者（达尔文进化论当时甚至都不为英国生物学界的权威人士所承认），更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运用者——这从本书所选《开明教育》一文中即可看出，他是如何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教育问题的。还有两个人，或许比赫胥黎更有名，即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更是大大地发挥了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的称誉，他率先把进化论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从进化论角度解释所有人类活动。教育当然也不例外，按斯宾塞的解释，教育应以有利于生存为第一义，所以要注重传授最有用的科学知识，而不是不太有用的文史知识（参见本书所选《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这是斯宾塞的著名论文）。至于尼采，我们知道，他是以“超人哲学”闻名于世的。其实，“超人哲学”是进化论的哲学版，即认为：既然生物都是进化的，既然人类也是一种进化而来的生物，那就没有理由认为人类不再进化了；既然人类还要进化，那就一定会通过优胜劣汰进化成超级人类——即“超人”；所以，“超人”就是人类的未来。用这一观点来看教育，得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现在的教育应该为未来“超人”的出现作准备，这样才不至于违背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进化。实际上，尼采也正是这样论述教育的（参见本书所选《论当前教育机构的未来》，这是尼采的早期著作）。

20世纪的西方教育通常被称为“现代教育”，而实际上，从19世纪近代教育到20世纪现代教育，这中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而是渐变的。那么，这渐变过程是朝着哪个方向变的呢？总的说来，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教育变得越来越民主化、越来越自由化了。这是一个总趋势。那么，什么是教育的民主化？什么是教育的自由化？简单地说，教育的民主化就是教育的“民生化”，也就是越来越为普通人的生活服务；而教育的自由化，实际上就是教育的“个性化”，也就是越来越尊重个人和个人选择。

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看来，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一百年前的20世纪初，

似乎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这一趋势。所以,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在1916年出版《民主与教育》一书,可说是当时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因为该书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民主化和自由化。确实,这是由民主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趋势。

除了这两种趋势,还有一种趋势就是:来自科学界的声音越来越响。在整个20世纪,西方科学家越来越多地介入教育,甚至可以说,科学家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许多科学家不仅关注教育,甚至还是现代教育学权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和怀德海——前者《论教育》和后者《教育的目的》,均为公认的现代教育学名著。实际上,20世纪几乎所有著名的西方科学家都谈论过教育。譬如爱因斯坦,就曾多次作过关于教育的演说。当然,除了科学界,还有来自心理学界的声音,因为心理学是20世纪的“显学”,其意见当然不容忽视。这一点,本书也未忽视,选入了奥地利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的《教育纵览》一文,以及瑞士结构主义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考察报告《教育往何处去》。总之,除了“民主化”和“自由化”,西方现代教育还有“科学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方面,更体现在整个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上。譬如,最明显的是学前教育。现代学前教育的创始人是意大利女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尽管在蒙台梭利之前已有福禄培尔等人的儿童教育实践,但“蒙台梭利育儿法”显然有更多科学依据,是“科学化”的儿童教育。还有如英国教育家亚历山大·尼尔的实验学校、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教育论,也都是以现代科学和现代心理学为依据的。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教育本身也“科学化”了,以至于有人认为,将来的教育,很可能“就是一门科学”。

以上是结合本书篇目而勾勒的一个西方教育史概况,虽然相当粗略,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能这样粗略地了解一下相关背景,也是很有用的。

此外还要说明一下,在本书“外国篇”里还收录了日本学者的两篇论教育的文章,即福泽谕吉的《论提高民众的见识和品行》和小原国芳的《师道论》,以及日本当代宗教家池田大作和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篇对话录《教育的理想状态》。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教育的缔造者之一,不仅对日本近现代教育影响巨大,对中国现代教育也有很大影响(因为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初并非从西方直接引入,而是从日本间接引入的);小原国芳是日本战后重建时期最著名的教育家、日

本当代教育的缔造者之一，他的教育论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很值得当今中国教育界关注。至于池田大作和汤因比的对话录，似乎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直接对话——虽然未必真有代表性，但不管怎样，总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至少可以促人深思：什么是教育的真正目的？什么是“教育的理想状态”？为什么当今的教育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将来有可能吗？所以，仍值得一读。

现在，应该讲到中国作家说教育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国篇”里，共有19位中国著名作家的34篇文章，也是按年代排列的，最早的发表于1896年，最晚的发表于1947年，时间跨度约50年。

这50年大致覆盖三个历史时期，即：清朝末期（19世纪末至1911年）、民国初期（1911年至1937年）和抗战时期（1937年至1945年）。

1895年，甲午战败。翌年，梁启超上书朝廷，主张变法图强。在此次称为《变法通议》的上书中，梁启超直陈，变法图强“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要“开民智”，就要办学校，所以，《通议》中有《学校总论》一节。在这一节中，梁启超坦陈，中国传统教育是“愚黔首、重君权”，致使各行各业人才奇缺，一旦有事，无人能救国家于危亡；既如此，唯有求变，“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否则，中国“无以为救也”。这就是“教育救国论”，首倡者即梁启超。而在此后几十年间，“教育救国论”一直是中国教育界的主调。

实际上，当时的维新派几乎都持“教育救国论”观点。譬如严复，虽未直接参与“戊戌变法”，但他一直主张变法维新，因而也是“教育救国论”的拥护者。这从本书所选其《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一文中即可看出。在此文中，严复强调德育重于智育、智育重于体育，同时强调要普及教育，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教育关乎国家存亡：“须知东西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

然而，对于“教育救国论”，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王国维和章炳麟。

王国维曾著《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开首言：“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不言“救国”，而且通篇未见“国”字。那么，何为“完全之人物”？他说：“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身心健康而和谐。那么，如何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他强调，除了德育、智育、体育，更要有

美育；若无美育，仍不会有“完全之人物”。这里，姑且不管美育能不能“育”（好像很难），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教育之宗旨”在于个人，而不在于国家（至少不直接在于国家）。

同样，章炳麟也不谈“教育救国”，只谈“教育就是教人做学问”，而且是“做好本国的学问”（参见本书所选《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一文）。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学校里的所谓德育，其实是无效的；因为“道德是由社会熏染来，不从说话讲解来”，就是道德非常高尚的人，也不可能通过“说话讲解”使别人道德高尚，更何况，学校里的德育教师自己也未必是道德高尚的人，又怎么能使学生道德高尚？（参见本书所选《留学的目的与方法》一文。）这里，也姑且不管道德能不能“讲授”（确实不太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教育只是事关“做学问”，是个人的事，与国家无关（至少没有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教育到底是为国家，还是为个人？可以说，后来关于教育的种种议论，其实都与此有关。一般说来，认为教育应该为国家的，大凡强调德育，而认为教育应该为个人的，则大凡强调智育或美育。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翌年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五育并举”，同时强调“五育”中应注重“实利主义教育”（即知识教育）和“美感之教育”；但是，稍后以其名义公布的教育部《教育宗旨令》却又强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辅之”。这事发生在蔡元培一个人身上，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上述矛盾：当他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时，他认为教育应该是为个人的，而当他以教育总长的名义发布命令时，又不得不认为教育应该是为国家的。

当然，教育部的《教育宗旨令》不是教育总长的个人命令，而是政府的命令，所以不能因此指责蔡元培自相矛盾——他作为教育总长，可能只是服从了多数阁员或者总统的意见。但是，从这里却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教育一开始就有的一个“特色”，即：官方总是认为教育首先要有利于国家，因而总是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而非官方论者又往往认为教育首先要有益于个人，所以，往往强调智力教育的实用性，强调个人修养、个人爱好、审美趣味，等等。

实际上，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其真正重要的理论是“以美育代宗教说”。

所谓“美育代宗教”，简单地说就是：“美育”即“情育”；宗教是古代的“情育”，即古人的精神寄托；但到了科学昌盛的现时代，宗教已承担不起“情育”的职责，因而须有现代“情育”即“美育”取而代之，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寄托，即：用对美的崇拜代替对神的崇拜。当然，这是一种学说，是否能实行还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民国初期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而新文化运动的实质，说是“新教育运动”也可以，因为从理论上讲，教育是最重要的文化部门：没有新教育，何来新文化？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些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有影响的人物，大多来自教育界，即便是作家、艺术家，大多也兼做教师——因而，那时几乎人人都在谈教育，要想找出一个关注新文化而不谈教育的人，反倒不太容易。

这从本书所选篇目中即可看出。本书“中国篇”总共34篇，出自这一时期的有22篇，可谓“重头戏”；而且，这22篇文章的作者无一不是这一时期的名家，他们是：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郁达夫、蒋梦麟、夏丏尊、梁漱溟、俞平伯。

那么，这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名家持有怎样的教育观呢？总的来说，他们的观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无一不是“教育救国论”者，因而无一强调道德教育。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前文所说的“非官方论者”。既然官方已强调了道德教育，非官方论者也就没必要再来强调，反倒应该对官方的道德教育予以某种程度上的缓冲，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强调教育应有有益于受教育者的个性解放——要知道，“个性解放”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他们在谈论教育的时候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

譬如，胡适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一文中说：“平民主义的教育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少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力，把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一个个的实地证验，对于一切制度习俗都能存一个疑问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显然，这是在强调，教育要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因为首先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才谈得上“个性解放”。同样，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中说：“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这里的“洋气”，就是指个性，而“必须拿它回来”，就是指“个性解放”。

再譬如，蒋梦麟在《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说：“个人之天性愈发展，则其价值愈高。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这段话的意思是：要把“尊重个人”看作教育的第一步，因为唯有“尊重个人”，“个人的天性”才会发展，而“个人的天性”愈发展，社会也就愈文明。同样，徐志摩在《罗素与幼儿教育》一文中说：“我们当前第一个观念，得确定的是人，是个人，他对他自身的生命负有直接的责任；人的生命不是一种工具，可以供当权阶级任意的利用与支配。教育的问题，是在怎样帮助一个受教育人合理的做人。”这段话的意思大概不用解释，一看就懂。

然而到了30年代中期，随着抗战的爆发，新文化运动不了了之，“个性解放”的呼声也就沉寂了。此后的十余年间，虽然时而仍有人谈论教育，但都是就事论事、就教育论教育了。

尽管如此，其中也有一些质量上乘、值得推荐给读者的好文章。只是限于本书要选的是“经典作家”，所以出现在这里的仅为沈从文、罗家伦、陶行知和苏青。沈从文的《艺术教育》一文，呼吁当局真正重视艺术教育；罗家伦的《学问与智慧》一文，辨析学问与智慧的异同；陶行知的《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介绍儿童教育的经验；苏青的《我国的女子教育》和《教子》，前者以切身的体会检讨当时的女子教育，后者从家长的角度坦陈家庭教育不过是尽家长之责。这些文章，虽然话题各有不同，但皆有可读之处。

好了，此篇前言，已洋洋万言，不妨就此打住。

编者

2015年1月于上海

■ 目 录

前言

----- 外 国 篇 -----

[古希腊] 柏拉图

教育的意义 3

[古罗马] 马可·昆体良

论学校教育优于私人教育 10

[古罗马] 普鲁塔克

论德性的培养 15

[法] 米歇尔·德·蒙田

论学究气 30

论对孩子的教育 41

[法] 夏尔·德·孟德斯鸠

教育宗旨是与政体原则相适应的 59

[法] 让-雅克·卢梭

论人的三种教育 65

[英] 丹尼尔·笛福

关于学院 91

[德] 伊曼努尔·康德

《论教育》导论 110

[德]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

审美教育：美与游戏 121

[瑞士] 约翰·裴斯泰洛齐

教育与生活 126

教育与幸福 129

[德] 亚瑟·叔本华

论教育 132

[德] 弗里德里希·福禄培尔

人的教育 138

[意大利] 朱塞佩·马志尼

教育 146

[英] 查尔斯·狄更斯

犯罪与教育 151

[英] 托马斯·赫胥黎

开明教育 156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论当前教育机构的未来 160

[英] 赫伯特·斯宾塞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171

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 205

如何培养孩子的作文能力 212

[美] 约翰·杜威

教育中的民主概念 220

[奥地利]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教育纵览 235

[英] 伯特兰·罗素

现代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 240

智力教育的普遍原则 252

性教育 261

[英] 阿尔弗雷德·怀德海

大学及其作用 267

[意大利] 玛丽亚·蒙台梭利

儿童的教育 273

[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论教育 280

[英] 亚历山大·尼尔

体罚无济于事 285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学的观念 293

[瑞士] 让·皮亚杰

教育往何处去 300

[日] 福泽谕吉

论提高民众的见识和品行 313

[日] 小原国芳

师道论 317

[英] 阿诺德·汤因比 [日] 池田大作

教育的理想状态 323

----- 中 国 篇 -----

梁启超

学校总论 335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346

教育与政治 351

严复

教育与国家之关系 363

王国维

论教育之宗旨 370

章炳麟

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374

留学的目的与方法 386